

文艺琐谈

云里风 著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文艺琐谈

云里风著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序——方北方	1
“文艺琐谈”前言	7
文艺结社与文艺批评	10
再谈文艺批评	17
文艺评析与文艺风气	20
马华文艺与马华社会	23
译介马华文艺作品的重要性	27
马华文艺界说	30
文艺作品应该大众化	33
文艺作品与绘画	36
重视儿童读物与儿童读者	39
文艺工作者应树立良好的形象	43
生活经验与灵感	47
公开创作经验·指导后进作者	52
文艺研讨会	56
举办文艺汇演	59
现实作品与文化特性	62
马华文艺与马华文化	66
马华文艺应促进各族文化交流	69
文艺作品的其他任务	73
栽培马华文艺接班人（一）	76

栽培马华文艺接班人 (二)	79
栽培马华文艺接班人 (三)	82
栽培马华文艺接班人 (四)	85
漫谈中学华文学会	92
中学图书馆与马华文艺	88
赠书风气值得鼓励	96
马华文艺与中学华文课本	99
争取马华文艺列入华文文学考试范围	103
编选文艺佳作及厘订考试大纲	106
考试辅导与写作函授	109
征文比赛与文艺风气	112
漫谈出版基金	116
漫谈出版文库	120
文学奖与副刊编者	123
自费出版文艺书籍应予鼓励	126
马华文艺活动也应拟订主题	130
文艺创作漫谈	133
由文艺创作谈到华人的大团结	143
漫谈小说创作	153
和衷共济、精诚团结	179
作协代表团访华的目的和任务	184
敬悼李汝琳先生	188
记文坛先进貂问湄校长	197
访中国文学界的慈母——冰心	203
后记	213

云里风的文艺评论

——《文艺琐谈》序——

• 方北方

(一)

马华资深作家云里风先生，从事文艺创作已卅多年，一路走来写了不少解剖社会，反映民间疾苦的短篇小说，已汇集成书者，包括《出路》、《冲出云围的月亮》、《望子成龙》及《相逢怨》等，这些作品所刻划的人物形象，鲜明突出，不但主题健康明确，而且思想性也强烈浓厚，具有高度的社会意识和教育作用，使人读了回味无穷。他的小说从现实的反映与人物的描绘，都充满感性，可以启发读者们的思维。更重要的一点正如我在他的小说集《相逢怨》的序文中所说的，他的作品，已树立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所以会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

云里风是一位踏实的文艺工作者，他具有积极的文艺思想，非常关心华人社会，尤其是对马华文艺界，更是关怀备至。因此在致力小说创作的同时，也写了许多有关文艺界现象和文艺问题的议论，虽然都是信手拈来，但所谈的却意义深长，具有一定的价值，现将之结集出

版，对马华文艺的发展无疑地将产生激励的作用，这是值得马华文艺工作者重视的。

(二)

《文艺琐谈》虽不是谈文艺创作理论的专书，但其所涉及的许多课题，都具有充分的建设性。就内容性质来说，约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对当前马华文艺现象的评述，如《文艺结社与文艺批评》、《马华文艺界说》、《马华文艺作品应该大众化》、《文艺研讨会》、《重视儿童读物与儿童读者》及《马华文艺与中学华文课本》等；第二类是对如何加强华社与马华文艺的联系提出精辟的见解，如《马华文艺与马华社会》、《马华文艺与马华文化》、《马华文艺应促进各族文化交流》、《漫谈中学华文学会》及《漫谈出版基金》等；第三类是谈论他对文艺创作的经验与看法，如《文艺创作漫谈》及《漫谈小说创作》等。以上三大类的文章都写得言简意赅，是非明确，至于第四类的纪念性文字，如《敬悼李汝琳先生》、《记文坛先进貂问湄校长》及《访中国文学界慈母冰心女士》等，不但行文流畅，且感情真挚，堪称佳作，据说《访冰心女士》一文曾获中国报章转载，深获好评。

(三)

由于云里风一路来正视马华文艺的得失，所以对马华文艺批评的歪风不以为然，他在《文艺结社与文艺批

评》一文中指出：“只要大家能目标一致地团结在马华文艺的旗帜下，是必能有殊途同归的一天的”。“推动文艺的方法、路线，可能人人不同，但是目标却是一致的”。由于重视批评的原则，所以云里风说：“批评必须善意、富有建设性”。如是，他认为文艺结社必须讲原则，否则就跟分帮立派没有什么差别。而且领导人的心胸必须宽大，立场必须坚定。关于这一点他在作协第十三届会员大会的演词有更明确的说明。

云里风的辞严义正，旨在推广马华文运的发展，写来入木三分。

至于批评的意义，云里风认为严正的文艺批评是很有意义而值得加以推广的工作，因为它可以刺激写作人而提高文艺创作的风气。他在《文艺评析与文艺风气》文中表示：“马来文坛的文艺批评风气盛，造成马来文坛的丰收”。这是事实，因为正确的文艺批评，可以促成文风顺畅，也令作者重视自己的创作而力求进步。所以云里风认为“详尽而有条理的分析与批评，对于读者们怎样去了解作品的确有很大的帮助”。看法深入，令人激赏。

“‘马华文艺’必须是以华文写作的文艺。至于它的内容，则可包罗万象。它固然可以反映华族社会，更可以反映印裔或其他民族的社会。不过我们的作品必须具有华族固有的文化素质、精神与思想，否则便将失去

了‘马华文艺’的真正意义。”——这是云里风对“马华文艺”所下的一个界说。

我们为了确定“马华文艺”也是马来西亚“国家文艺”的一部份，对“马华文艺”的意义必须有明确的认识。本着这种认识，对国家文艺的概念，自会认为不论“马来文艺”、“淡米尔文艺”、或是“马华文艺”，只要通过文化交流，反映三大民族的社会现象与民生问题的，都是“国家文艺”。

云里风的“马华文艺”界说是非常明确而无可非议的。

云里风认为“马华文艺除了应当设法争取受国、英文教育的华人支持之外，更应积极地争取那批受华文教育而对华文缺乏兴趣的华人的支持”。他认为首要的任务，便是积极地去为马华读者们提供一个足以令他们转变阅读兴趣的目标，以期把支持港台作品的广大读者争取过来，因此马华文艺作品应该尽量大众化。（见《文艺作品应该大众化》。）

云里风热爱写作，关心马华文艺的发展，希望通过华社支持马华文艺的力量，促进文艺创作的丰收，因此他认为读者支持文艺所发挥的作用能促进马华文艺的繁荣。然而“马华文艺的真正支持者究竟有几人？”他慨然地说：“马华真正有兴趣阅读文艺副刊的作品者，相信是少之又少”。所以他认为“我们既然希望马华文艺能

得到马华社会的支持，就应该让他们对马华文艺有所认识与了解。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便是设法让马华文艺接近大众，了解人群，在正确的范畴内，说些大众所乐听的话，写些人群所爱读的东西。等到它引起了群众的共鸣时，他们便自然会产生一股爱护与支持的力量，来推动它的发展。”

接着云里风在《马华文艺与马华文化》一文中说：“马华文艺作者如果也想获得华社的欢迎与支持，便应当多创作一些现实性的作品，积极地负起反映时代的任务。”

是的，马华文艺想要发展，必须获得华人社会的大力支持，雪隆中华工商总会暨其他几个华团联合举办马华文学节，并颁发媲美国家文学奖的马华文学奖，这就是华社以实际行动支持马华文艺的例子。如果广大的读者群能热心购买本地创作，而作家们也能写出读者所喜爱的作品，如是双管齐下，马华文艺才能繁荣起来。云里风的文艺思想基于这点认识，所以在《马华文艺与马华社会》和《马华文艺与马华文化》二文中提出了他切实的建议。

由于云里风从事写作有卅年以上的经验，他在《漫谈小说创作》中给学习写作者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指导，文字深入浅出。他认为作者在学习创作的时期，有三点要特别注意：

①要大胆创作，小心修改。他告诉作者在下笔之前，不必有太多的顾虑，因为顾虑太多就根本写不出东西来，但作品写成之后，却要小心修改，不要急着将之发表。

②应该选择对自己熟悉的题材，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有真实感，不会错误百出。

③要重视主题。他认为主题是作品的灵魂，技巧只是作品的表现功夫，如果没有健康的主题，即使技巧表现得多么完美，也不能成为有价值的好作品。

这真是一针见血，深有见地的看法。

(四)

云里风的文艺思路广，联想力强，有理论家的观察力和美学的欣赏眼光，评述的言辞浅易流畅，一泻千里，如非有高深的修养，绝对表现不出这种功力。他对马华文艺界的现象、社会面貌和创作原则等，都有深切的认识，这与他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勇于正视现实的态度不无关系。他的作品就像是经历了严寒的冬天后才冒出来的温暖春天一样，令人读了有如沐春风的感觉。所以本书虽名曰《琐谈》，其实是一份很有价值的建议书，对马华文学的发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读者们幸勿等闲视之。是为序。

5 • 9 • 1991

“文艺琐谈”前言

这几个月来由于俗务繁忙，没有充分的时间和心情从事小说创作，偶尔有一些闲暇，除了阅读报章杂志之外，也喜欢翻阅自己的旧作，当作消遣，结果从尘封的旧作中猛然发觉在二十多年前年方二十余岁的我，对文艺是多么的热衷，可说是充满着壮志与豪情，满以为只要凭着自己的干劲，一定可以为马华文坛尽点微薄的力量了。不料这二十多年来，由于客观环境的影响，我不但没有好好地将当年这种天真的理想付诸实践，反而随着年岁的增长，而让它逐渐地烟消云散了。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几乎还与马华文艺绝了缘呢！

直至一九七八年，有几位文友邀我出来参与筹组《马华文艺协会》，我才惊觉自己这名文艺界的逃兵对于马华文坛的失责。为了弥补那已逝去的将近十年的空白时光，我除了接受担任筹委会主席的重任之外，并毅然重作冯妇，振笔直书，结果在两年之中，竟也写出了十多篇聊堪自慰的东西来。

在筹组《大马文艺协会》的那段期间内，为了希望它将来能办得有声有色，切实地为马华文坛做一番有意

义的工作，所以一有空闲，我便静坐凝思，细心策划，并征询了许多前辈们的宝贵意见，为该会厘订了一些工作方针。

但世上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大马文艺协会》的注册申请几经波折，终于被社团注册官拒绝了。这时，几位《大马作协》的文友便力邀我参加《作协》。我对《作协》原本就没什么芥蒂，只因当年已应邀筹组《大马文艺协会》在先，所以不便参加。《文艺协会》既然筹组不成，这项重任卸了下来，无职一身轻，于是就欣然加入了《作协》成为永久会员。

现在我既然已成为《大马作协》的一份子，当然应视《大马作协》的发展为己任。想起年轻时要为马华文坛作出贡献的心愿尚未兑现，不禁唏嘘慨叹，近来又因为事忙心烦，无法专心创作，偶然和一位文友谈起此事，他鼓励我不妨利用一些短暂的空闲时间，把对当前马华文坛的见解及过去筹组《大马文艺协会》时所构思的计划和方针，陆续地写出来，以供《作协》及文艺界同道们参考，倘使刍蕘之见，能蒙采纳而加以实践，也就不枉为一介文人了。于是我便决定忙里偷闲，利用课余时间，把当年筹组《大马文艺协会》时所思虑过的问题，重新组织起来，并信手涂鸦，藉《读文》的宝贵版位发表，当作是野人献曝，聊表一番愚诚而已。

马华文坛能有今日这种风平浪静的局面，是难得的，

我绝不希望拙作所谈及的一些稍具敏感性的话题会引起任何意外的风波。但有些虽说是敏感性的话题，却又是当今马华文坛所不容忽视的问题，关心马华文艺的人，是不应置之度外的，所以我将斗胆地照直写下，只是为了不欲伤害到任何文友，所以许多地方，该隐的我都隐了，该含糊的也都含糊了，反正我的目的，只在于论事，不在于论人，至于论点的正确与否，则有待文艺界的高明多多赐教与指正了。

我自知才疏学浅，人微言轻，在整个马华文坛来说，只能算是一名小园丁，所以对于这些粗浅的随感文字，绝不敢以《论》名之，就姑且名之以《文艺琐谈》吧！承蒙《读文》编者钟夏田兄的错爱，使这些《琐谈》有机会在本版陆续和读者见面，倘能藉此抛砖引玉，引出文坛先进们的高见，并进而与文友们广结善缘，那将是我最大的愿望与收获。

7 • 8 • 1981

文艺结社与文艺批评

我在拙作《望子成龙》的后记中，曾经因重返文坛后的两年中，屡屡看到马华文坛的许多是非与风雨，而感慨地呼吁文友们不要分帮立派或互相攻讦，应该精诚团结起来。

事隔一年，我觉得仍然要作如上的呼吁。

也许有人会以为我是在呼吁文友们不要结社，以便从事各种不同性质的文艺活动，也不要批评别人的作品。事实正好相反，我是非常赞同文人们结社，以便能够搞出各种性质的文艺活动来。而且，我也非常赞同文友们从事文艺批评的。这一点，我在同一篇的后记中已经表明了。我说：“只要大家能目标一致地团结在马华文艺的旗帜下，是必能有殊途同归的一天的。”换句话说，推动文艺的方法、路线，可能人人不同，但是目标却是一致的。在同一篇文字中，我也表明了对文艺批评的立场。我恳切地希望有人能够给予我多多的指教与批评。不过我所希望的指教与批评，是来自关心与爱护我的文友们的。也就是说，它必须是善意的，富有建设性的。

分帮立派或互相攻讦，都不能为马华文艺带来什么好处。但是文艺结社与文艺批评，却是文艺界所需要而应给予支持的。现在我想分章加以讨论。

(A) 文艺结社

我认为文艺结社与分帮立派是迥然不同的两件事。

文艺结社是文友们在文艺的某方面达致同一的意见后，进而团结起来，朝向同一目标前进的一种组织。文艺帮派的动机则是狭隘的。它们自立门户，毫无原则地展开各种排除异己、或干预别人的活动。

文艺结社的风气，古今中外都很盛行。在我国，南马的《南马文艺研究会》，以及北马的《吡叻文艺研究会》，都是令人瞩目的文艺结社。早在《大马作协》成立之前，它们就已非常活跃了，而且还取得了相当高的成绩。

除此以外，全马亦有多个诗社。其中，北马的《天狼星诗社》在推动诗的发展方面，非常积极，年来栽培了不少诗人，而在现代诗的研究方面，也为初学者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南马的《南洲诗社》，已有两位诗人荣获印度某大学的封赐，足见它在马华文坛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我认为结社必须讲原则，否则就跟分帮立派没有什么差别。而且领导人的心胸必须宽大，立场必须坚定，

而态度也要严明，这样才能服众。

结社的目的，无非是在发扬文艺。所以诗社可以结，小说社、散文社或戏剧社也可以结。文友们只要兴趣所在，也不妨参加几个不同的社。除了结社之外，成立“协会”也是必要的。记得在《大马文艺协会》筹委会成立时，我曾经这样说过：“文艺协会与政党不同。多成立一个文艺协会，不但不会影响文艺界的团结，反而可增加一份推动文艺的力量。”我之所以会在《大马作协》成立之后，答允协助筹组《大马文艺协会》，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认为《大马文艺协会》与《大马作协》是不相抵触的。它们应该是马华文坛的一对好搭档，可以并行不悖，殊途而同归。况且在文艺的领域上，《大马作协》的重心是“写作人”，而《大马文协》的重心却是“文艺”，《作协》的“文艺”是专指“文学的艺术”，而《文协》的“文艺”则是泛指“文学与艺术”。

《大马文协》的筹备工作在挣扎了两年之后，终于胎死腹中，这是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所幸《大马作协》在推动文艺这方面的工作，能够继续勇往直前，而且已取得了高度的成就。但愿《作协》的领导人能逐渐地将活动的范围扩大。只要他们登高一呼，相信各地的文友们必能积极地团结起各种类属的文艺社，同时踊跃地参加到作协来。那时，百川归海，该是一种多么可喜的现象！

(B) 文艺批评

上文我已说过，我是衷心地希望关心与爱护我的文友们能够给我多多的指教与批评的。我在第一本拙著《黑色的牢门》的后记中，便曾引述了中国文豪鲁迅先生所说的话：“几是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的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和，亦非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呀！”因此，我在该后记中，也曾恳切地说：“一本集子的出版，只要有人批评，不管是赞扬抑或是指谪，总是作者的光荣。”我更进一步地写出了我内心的话：“我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得到读者们多多的批评与指教，假使我也有这份光荣的话。”

我对于写作，一向抱着嚶嚶求教的态度。在这二、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我先后已出版过五本结集。虽然反应并不很热烈，但也还不至于“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中而无可措手”。拙著《黑色的牢门》出版后，星洲郑子瑜先生特地来函对两篇代序的散文予以赞美，说是“非阅世甚深者，曷克臻此？”《冲出云圉的月亮》出版后，集中的《阿华》这个短篇，也蒙星洲电台在文学节目中加以评析及给予鼓励。去年，我的近著《望子成龙》出版，除了邓盛民兄写了一篇译后感之外，又蒙方